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二十

糾劾二

諭奪跋扈權奸疏　尚恃

近該巡按御史車邦祐等遵奉　明旨查參翊國公郭勛招納亡命宼徒濫開違法大店擅收私税酷用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貨物百計覇占軍民房屋貪賄專權召災致異等項不法事情據實具奏仰惟　聖明洞察弊源若勛從實回話續該都御史胡守中亦將郭勛奸黨並情弊結絆事旗校暗握廠衛機權冒占官軍侵欺糧餉㳺詐各商資本貪濫包辦工價狂悖不忠抗違　明旨怨望不領　勅

書等項欵心情節具本論劾欽奉　明旨着令鎮撫司一
併勘問見先後　命下之日京師兆民賢愚老幼相向歡
騰皆云老奸臣猾蒂固根深賴我　皇上離明乾斷一旦
與民除害逆折奸萌百姓之福也是以輿情公法律之勛
之罪不容誅矣茲者僅蒙　皇上暫令認罪回話姑待勘
明處治此實　聖明御極損挫奸權之道必有深思遠慮
非臣等愚昧所能窺測顧爲之勛者法當惕然省感吐實
露情辭避兵柄哀乞貶竄贖免重懲猶難逭於放殛之譴
矣夫何郭勛文過遂奸執迷不悛數口之間連章三次撫
飾妄辯中間情實忽突一則曰臣實不敢深懷怨望在

聖明固以盡識其微而猶悖其端不止此何必又勞
皇上賜勑等語而已欺天罔人聽言可以觀志豈不知其
何心也意者勛之恣肆飾非尚謂中邦祐所論事情未
得肯綮緊要若可巧言遮蔽殊不知踪跡敗露欲蓋彌彰
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梗槩夫以勛之罔利無厭言之
如南京東南財賦之地淮揚魚鹽饒腴之所臨清徐州德
州亦齊魯會通貿易之區也勛皆置有私店同夥計與販
群聚充斥道路水陸船車各懸翊國公金字牌面驛動地
方關津不敢正視侵漁民利歲入鉅萬而貧夫窮婦難塡
之慾可謂無遠不至矣且以頓年剝削畿輔軍民膏血已

盡雖至　朝廷近侍內官房屋勛亦任情吞併全無顧忌如南城水頭華麗庄屋一所田連阡陌值銀三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蕭敬太監之業也東城沿溝衚衕大宅一所中間古銅玩好之器不計其數又有城外庄田二處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魏彬太監之業也城外八里庄房屋田園一所值銀十萬餘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韋霦太監之業也城南八里莊輪奐膏腴墳宇田園一所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蔣琮太監之業也又如太監溫璽物故家貲玩好值銀十萬兩勛則用強奪取過半又占庄田一處值銀萬兩宛平抑撫伊巷將各官

一應護 勅御祭龍碑暨廢興存所創庵院寺觀殿宇拆
回改造屋舍孰敢抗阻蓋自邪勛威力暴着凡有觸其怒
者欲求止於破家而不可得所以閭閻戢惧不但犬馬之
畏猛虎也人言但願得罪於官府不願得罪於後府勛之
忍心害理當何如其々、狠也且以運糧船隻成造工價不
少 國家賴以為用助則每年慣使黨惡兇棍將將鐵貨
排借運糧軍士按月收息甚其浪費侵盜所就將官船
擅折私貨不論船之大小新舊一槩拆卸變價是誠何心
哉權奸之惡貽患于商賈貽患于邊民貽患于內官貽患
于漕運從此不治日久月深殆將無所不至矣民之蠹害

國之盜臣不圖見於　聖明之世也以上貪饕大畧是又出于御史車邦祐聞見之外者矣又以私植黨與言之郭憲郭勛通同壞法嘗為守中所論矣若夫助之生地運籌籍為謀主則有逆黨張綵嫡弟張維亡命生員楊繼言嚴斥鄉官錢俊民翁守洪劉范直廷專一舞文弄法擬議行私五人尤為線類中之巨魁至於託之心腹可備緩急之用者又有權豪守旗人員陳璲孫聰張永濟彭福李福鄒經劉寅張鏜郭鎮黃曜韓傑李魁陳紀趙勳王龍林邵寶尹鑑司昇王胡孫應乾李濟王月李昂李秉馬奎張鑾黃非雞鳴狗盜之輩也若夫布為爪牙生事害人則有提控

孫錫孫濤裴應龍袁九齡戴保光周路王三孫淮宋福邵宗戴李茂日逐走透厰衛消息訪察詐財為生則有刁潑校尉劉玫李淮呂保居鐸梁木等依假虎威軍民切齒且有剋剝官軍極其狠毒與言至此良可流涕每年河南山東等處春秋領班都司到營要磕頭銀二百兩領班指揮磕頭五十兩管隊千戶百戶旗軍各五兩辦納若為定分要之皆非各官之已貲也却將班軍行糧賞米一一扣除交送明白方免細打恥辱凡遇外衛工價無措明縱孫聰陳琭用強推借低銀每一百兩先扣保頭銀二十兩互相影射完工一候官軍班滿回衛輒使濫批詞狀或差管工

把總守備督令該衛監併加倍追收併償私債以致原籍軍餘貧窘徵骨而轉從流離者踵踵也勛之貽患及此可謂忍矣又如京衛官軍未盡派撥工所盖　國家節養餘力優恤軍士之渥典也奈何郭勛私家計日役占者不計其數聽信姦充跟用者有之仍令辦納月錢者有之買閑回籍者有之修造房屋庄田凡有一技一能手藝軍士莫不輪番役使止給食米一升皆隸陳琭孫聰置有私簿挨次分派令家勁動輒控訴無門損壞營務實由勛始盖勛既叨掌管府事又兼提督京營全不仰思我　聖明眷注者何如而勛顧可以為是也是其上孤　君父之恩天理人

心泯滅盡矣再照郭勛舉動乖方機緘叵測踪跡可疑者非一是也且如重犯張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宥平人稍知畏法者自能遠避嫌疑以圖保全身家勛為戚畹權貴與之交通代伊管理庄店家私如此存心豈無所為也哉京師舊制不許堆積粮食律法必有深意勛之莊第貯蓄雜糧各以萬計可謂多矣又如各倉每月放糧之期人人隨處糴買多方私自豊殖有積無散此欲何為律開違式器用不許擅制勛先年令漕運叅將李節鑄造流金圓爐六十面發盪方爐四十面又嘗造有金銀山等項侈肆物件臣庶之家不知作為何用然其僭擬玩法尤駭觀聽外

國不許交通關津不許阻隔亦禁例也勛則拳拳然必欲
華夫巡關御史又令家人李福孫錫王二等潛往縣顏邊
郡販鹽販茶買馬交易恬無忌憚　祖宗法度森嚴不知
視為何物是必勛之貪鄙兇殘根于天性恭惟　堯舜在
上尚不格心感化　聖明今日不可不為之所矣易謂童
牛之牿將以預防其觸也豬豕之牙將以預制其噬也臣
等伏覩　明旨責勛內云好生強悍無禮恬不畏法欽此
則知勛之媒孽情狀自悉於　聖明日月照臨之下若無
容言矣臣又竊謂小人為惡亦恐人知未及知猶有所憚
也迨夫貫盈敗露人皆知之矣然又不能明正其罪屈法

姑容彼將安意肆志養成慢易履霜不戒而堅冰必至天下之勢則然也且駙馬謝詔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鑭均一朝廷勳戚罪犯輕重比勛為次今皆置之明法而不貸者蓋以功臣外戚位望已隆則強梁難制故惡雖小而必治使人不敢犯也夫勛之過惡深重無以加矣要之羽翼尚多聲勢威權與昔無異一時執法問官未免逢疑觀望事體尤為不便毋間疑忌幾會所在不可不審 聖明天縱高出尋常萬萬臣等何敢多言伏乞 皇上大施剛斷其早奪坐府督營權柄 勅下錦衣衛將首惡郭勛及一干惡人犯拏送鎮撫司同前謝詔張溶等一併究問明

白不許回護徇私從公具本奏請 明旨治罪將見軍民之寃抑可伸奸邪之黨類自散禍胎永絶 國法昭明而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劾奴貪驕恣武臣疏

謝瑜

近據邸報武定侯郭勛奏爲陳愚見遵 聖明通選法用人才立稽考惜民財蘇困苦添鎮守以清政治永圖奠安事本 聖旨這所奏事宜各該衙門看議了來說欽此臣等竊見諭大駭 聖明在上內外大小臣工莫不祗肅請共固敢踰越而勛乃妄言瀆亂肆無忌憚如此據勛之言則是六部院寺科道及撫按監司守令盡皆不才天下政務盡出勛之措畫乃理也謂 聖明之世盡無一人可用盡無一善得乎何其誣妄之甚乎觀其所論各項事宜類多影響恍惚妄意求售究竟有何利弊其添設鎮守乃其志

之所在也必是又關内臣重賄鑽求勛乃交其不肖之人并其日後肆出剝民以供奉于己為之試探 陛下却乃誘讒諸臣以鉗衆口臣不敢縷舉以塵 天聽請只此一事與勛辯之其曰天下官吏貪汚害民皆因 陛下無腹心耳目之人在天下也又曰文武官員推奸避事該内臣劾奏則奸貪斂跡此正 先朝奸邪之人所蠱惑 君心蠹害 朝政之言而勛乃敢以陳於 陛下之前乎果如勛言則内臣用事不如正德年間内臣斂手莫如 陛下臨御以來是以正德年為太平極治而以今為積弊之時也大數年大壞極弊 陛下一洗而更新之得失治亂不

輕目明而勵之倡議顛倒若此意豈無所為乎如勛之言果行則 陛下累年忠養安堵之民一旦困苦愁嘆當復如正德年矣且宦官用事害政傷治不獨正德年為然自古有之 陛下斷自宸衷毅然裁革可謂度越百王傳之萬世而進祚綿永書之史冊而宇宙增光勛乃謂嘉靖年來不知何人 奏請 皇上節次內臣取回豈奏者為要奏而 陛下為過聽耶 陛下光明俊偉之事而勛以為偏私不公之甚其恣肆不臣何如耶 陛下為萬國臣民之元首凡文武百官莫非 陛下之股肱耳目心膂而刑餘之徧特以備灑掃人役耳君臣一體忠義天性豈惟宦

官之親而大臣群臣皆疎也宦官鎮守利於宦官者勛欲用之科道巡視不利於宦官者勛欲去之是欲 陛下盡疑天下之臣而獨倚宦官為心腹耳目勛何切切于宦官耶前代有以宦官為心腹耳目者 陛下視之為何如而勛欲以此望 陛下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勛之此言不恭不敬莫大於是又其言曰文官弄法武官已被鉗制不得如文官并用之時又非虛心為國忠 陛下之言也勛亦武官焉獨被辱 寵位極太師班列三公之上此武官之極也正當持滿戒盈謙虛自保以求無負殊遇斯為善道乃欲以 一身攬九卿之權以數言

鉗百僚之口內結宦寺外悅群小總握軍機無人干預何
為者哉使其若有感恩圖報之誠經　國濟時之畧方今
邊臣累警當決策以折衝　天討左行當身先以勇往其
職分之宜補報之地胡為逡巡退縮眞無一籌可展而招
權出位為此誣妄之説乎知人如　陛下聽言如　陛下
照臨如日月催折如雷霆不昵近習不悅佞倖如　陛下
而勛敢肆無忌憚瀆亂　聖聰如此萬一得行又將無所
不至矣天下之人一聞勛奏莫不驚悸憤㤪顧望無地臣
竊待罪言責敢緘結以自保乎其他借　寵作威輕世罔
利又不能盡舉者伏惟　聖明俯察則勛之忠邪自見迷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罷斥奸貪以清治本疏　徐學詩

頃者逆胡犯順入侵　畿甸焚殺之慘前所未有欽蒙
皇上勅諭文武群臣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廓清者
人人盡言作人豪　聖諭示諸府部院科道欽此仰見
皇上憂勤惕厲之誠先聖預防之慮寢食不寧思效條
畢冂陳而未嘗有拔本之論盡言於　皇上者臣備員郎
署非不知隱默遷延可以苟祿全身而出位言事罪當萬
死伏念委質爲臣身非己有覩事積忿義激於衷又遵奉
聖諭人皆盡言所以不避貴勢冒死陳之臣惟外攘之備
在於內治之修然內治之要貴先端本正原歷觀前史得

人則理匪人則亂其應如響今照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職司政本奸險莫測貪黷無止以内勳貴之交結以外群小之趨承賄賂塡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職自布按郡邑以下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索銀千兩諸他珍奇玩異之物尚難數計蓋不如是即不能安其位凡此非扣軍衣糧則剥民膏血而來也故嵩每歲四季遣家人數千輩回籍樓櫓巡撫更番迭運擅役夫皂員支開領沿河驛遞州縣望風承順嵩輒設十年不為不久不為不尊大臣不法小臣斂怨民貧軍剥日甚一日釀成膚患其所由来漸矣臣嵩自此恃焉身而得計日肆欺罔臣

賞討萬徃歲糸論序班龔桔等疏內無故自表六寸絲尺
帛不敢收受門下繼魯等語萬目所視萬手所指將誰欺
欺天乎然此特無事時耳見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正宜
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之日況身居元輔世受 皇恩如嵩
者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剔徃更新捐軀殞報圖贖前
愆而何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誤 清問且貪饕如故昕
不知退薊州總兵羅希韓處 旨拏問嵩子太常卿嚴世
蕃接收失事問革李鳳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
必將倍蓰浚軍取償倍利尚安望其練精蓄銳為 京師
之屏衛哉潜遼總兵官郄世番又接年老昏庸郭琮銀三

千兩猶伊推補他日蹤必將掊尅軍卒取償倍利又安望其釐奸清弊為漕河之保障哉此二臣失事老廢衆所共知又當多事之秋一旦舉而委之重任聞者莫不錯愕咄故而臣亦得以知其槩又近日史館書辦例與入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之先世番即邀為己力而預索額所陳世良等銀一千二百兩王府科吏至瑣猥也舊吏未滿之日世番即為註撥而預受盛尭相銀三百兩故大而銓曹本兵之選擢起用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頂撥以世番推臨勢托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怨痛心流毒滿目故不能以悉數而亦不以瀆聞網利之密不遺錙銖誠

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前此輔相所未有之富也夫嵩節蒙　聖上之優賚久叨一品之厚祿歷計不下數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平居無事賣官鬻爵賄賂請托之贓歷計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奈何　肯將不過緊要用人之際　京師安危糧餉緩急所依賴之官而復賄囑李鳳鳴郭琮為之不知嵩之心何心哉又自九月初旬以來嵩之私宅後門牆築垣欄數十進行李小張家灣旬日未息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嵩有潛自直所出私宅肴饌女轎四十餘頂回去非嵩眷屬即世蕃衆多之妾媵今潞河樓船一十二號滿載南還彼亦自知其非名

船封職悉假別衙門名號以誑道路臣聞 君逸臣勞又
聞 主憂臣辱嵩既平昔不肯任事以成 主上之逸臨
變又乏籌策以紓 宵旰之憂及事稍不寧人尚警洶即
觀其家蜀重賄悉從而南以先眾望於已得矣如 君父
何負 天地罔極之恩積神人共憤之禍不知嵩之心何
心也臣受職至今每接士大夫論及嵩父子無不切齒痛
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抵牾誠以內外結成而世
蕃狡黠擅執父政諸衙門奏 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關白
世蕃而後 聞又嵩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
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乘機僚足以示威脅眾文詞

便給足以飾非強辨而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失其私交密會令色巧言又足以結當路之權心而緘其口即臣好老猾鮮能逃其術者卒令 天威在上離照方中先經論遣者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時往往托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臣晚進不能悉記姑即目覩如兇任給事中王燁陳瑄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時俱衆 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狐如蜮不可測識及猾心狠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不測也伏乞 皇上勅下科道備加詢訪稽實參論如果臣言不妄將嵩父子早 賜罷斥別簡忠良委

任責成　乾剛總攬於淵穆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阻撓脇屬之患天下官司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治攘之政一舉可振內順治而外威嚴尚何醜虜之足慮哉此

聖諭所謂大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臣岳飛以精忠神筭之將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不過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而已況今四海一統　聖人在天子之位又何太平之難致然文臣愛錢欲責武臣之死亦相語云臊子到門前閣老還愛錢我有口不敢言況陳列食祿者乎故臣不量孤寒踰分觸權於嵩無一毫私怨惡也倘涉虛誣甘受欺罔之誅死無悔憾緣係奸貪輔臣欺　君

誤國愆乞　宸斷特賜罷斥以清治本事理未敢擅便謹

奏請　旨

糾奸惡疏　　王燁

臣每讀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有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化洽四表橫被無窮至此未嘗不三復欣感焉恭惟　皇上天縱仁聖求賢圖治之心勤倦朝夕眞天下臣民千萬載希濶之遇果得貞亮純實之輔仰宣德化則豐功偉績高明廣大何啻　天地日月也夫何臣職不修上負　聖主側輔理之劬以勤　宵旰之慮臣等實爲承眷　命者懷憤懣焉前歲之去如邱山斯脫此固仰賴　明威之昭格矣臣等猶慮後人之負　聖眷襲前非而加甚耳竊照新任大學士仍掌禮部事嚴嵩婪無耻辱

汚同駔儈娼嫉成性毒甚虺蝎外謹恪而內卽愔濕陽恭順而陰肆驕橫奸邪百狀屢經論劾復加鄙悪之子嚴世蕃招權納賄以助其惡是虐焰方熾又從而煽之也皇上不世出之主而斯人猥居端揆豈不潰　聖朝哉竊惟嚴嵩奸惡之詳已徹　宸聽而復加要任将惟以其位次之及而姑試之然贊畫樞機庶務之舉廢係於斯百官之邪正係於斯而輒臣非姑試之位况士風日壞民生日艱夷狄日橫求賢更化正　今日所宜汲汲也而非姑試之時臣等蓋反覆思之設或人心可感萬一嚴嵩感激殊眷蠲舊悪以勉新圖亦有可望乎但古昔大臣勲業之

廷恩積之深厚故能發之光大萬曾催仕以敢闕下待之
行街談巷議讙然以為口實雖欲踣閽如大本之所條奏
望之不孚何哉則後效之不可著彰彰明矣臣等以思之
聖君當極猶一不敢大肆其惡但內外臣工多沒溺於利
欲之私而忘其忠義之良久矣甚者復樹斯人以為之標則
互相朋比為害滋蔓是故即一人之貪雖未足竭天下之
財然貪者將憑附焉而天下之虐倡矣惡源不塞末流
終滋是則塞源之計正當於尚議之奏意之柄用銷在
帝心而臣等敢言之似不免於逆排之罪然　君門之深
重萬里奸臣之詐偽百端放恣智如神而共工驩兜得以

家恭而雖進此衛忠之議芻蕘之言亦所必採也　新
命甫加任事伊始而臣等遽言之似不免於躁妄之罪然
與其言之于憲政之後則僨事爛額何救於焚不若言之
于方任之始猶得以致曲突徙薪之愚慮也臣等之論嵩
亦既屢矣而猶譊譊不已似不免于瀆聒之罪但輔臣政
樞也嚴嵩奸邪之尤者也嵩不去則必蠹　聖政以煩
聖慮舍是不懲爲　陛下言之餘無足言者矣况洗滌乃
心修舉乃職　綸音煥若而猶畏權避罪隱默乾沒以自
取咎臣等雖至愚極陋如上負　聖明何所不敢也亦不
忍也且　君父即　天也而臣下者稍一無二矣必對越

以俟 明命之降而已 皇上俯賜鑒察以為出于天下
之公議而採納之從嚴嵩罷黜別求賢輔以成高明廣大
之業使微末小臣得依 聖主之光以竊榮照之幸也
若以為大臣之進退而小臣是議罪其冒昧而黜罰之則
身僇辱而仰報 君父之心庶幾其無負忠實臣等之分
也披瀝悃誠冒干 聖聽不勝隕越戰懼之至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沈鍊

臣竊見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邇又陽言入貢陰懷故習致厪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北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群臣之所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算方今廟算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矣伏讀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割肝膽竭肢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蚤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劳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

方略以為治　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為自全之計人有欲為忠謀許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　國狐媚之能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為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為身謀善矣其如　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冒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舉

彼曷嘗忘己愛民以私而為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
獲利之日矣 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
則曰由我而罰之也于是人人皆思所以計萬父子之愛
憎而不復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是非不能指其細姑舉
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隙之釁罪之一也
受諸王餽遺令 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贓
狼籍至于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
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歛
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
敢言罪之五也蓋賢嫉能出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

地而後已使人為國之心頹然消阻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　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　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況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為公室之臣實為私門之吏大事向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為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且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籍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

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堅于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儕寧清無益于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云贓惡之吏無庸也身為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畏于丁汝夔之失事乎迺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者然虜賊之稱 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 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

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
朝廷之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再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
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
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
以倡為不可戰之說干其間其為欺 君誤 國之罪又
大矣伏乞 皇上 勑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
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
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虜酋不足滅矣邇者颶風大
作 皇上所宜速發 乾斷以回 天變以慰人心臣不
勝惓惓激切之至

究正輔臣冒濫軍功疏　周冕

近該工部尚書歐陽必進一奏為員外楊繼盛論劾輔臣嚴嵩懇乞　天恩辯明無干事情以白心迹事奉　聖旨覽卿奏知道了嚴效忠事情兵部查明來說欽此臣濫厠武選職功次稽查冊籍間見頗真不忍含欺以負不忠之罪按大學士嚴嵩平生心事兩京科道及部衛各衙門等官數其事而責之其說已詳且盡臣不敢再瀆　聖聽謹即其冒濫軍功一事為　陛下陳之臣卷查嘉靖二十七年十月該通政司連狀送據嚴效忠告稱見年十六歲係江西袁州府分宜縣人考會武舉未第圖報効本部咨送

提督兩廣軍門聽用訖未及年餘該鎮守總兵官平江伯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稱嘉靖二十八年廣東瓊州等處黎賊剿平差委效忠赴京報捷即比例將效忠與做錦衣衛試所鎮撫未及月餘隨有嚴鵠告稱有兄效忠患病不能受職情愿與親弟鵠替又告稱效忠前項軍門斬獲首級七顆該陞二級與做署千戶題奉 欽依備行去訖臣任職方協同郎中時因見邸報指問嚴效忠為誰皆曰內閣嚴嵩家人也又指問嚴鵠為誰皆曰嚴嵩之孫世蕃之子也臣聞之不勝驚駭竊意以嵩為 朝廷輔臣受皇上寵眷至厚其子官階已崇其孫亦多庇蔭天高地厚

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竟有令家人報捷又令其孫
冒濫軍功之理竊疑不信既又聞士民傳言道路這次兩
廣功次有嚴閣老家人姓名在內原未有人親去平地安
功得官臣始信人言不誣憤悶不平久之不意嵩居宰輔
表率百僚乃惟知為家謀而不知為　國謀敢效市井之
行忍壞　朝廷之法一至於此臣以事非職掌不敢以言
今年　聖明在上因尚書歐陽必進之奏辯　勅下本部
查明來說嵩合當任部查明　奏請以聽　聖斷可也其
子世蕃乃私創一稿令人封送到臣皆一片虛詞與堂稿
多不相合欲臣依從題覆臣深憤往事皆非真實上下蒙

敵緣以為奸臣欲明目張膽直言無隱以上聞於 宸聰
顧恬不知畏猶自作稿欲部聽其指使欺罔之心可容誅
哉天地鬼神鑒臨在上其稿見存可以對證臣請析之如
曰嚴效忠果有勇敢何不咨送宣大之近而惟送兩廣之
遠如曰效忠曾考會武舉未第何本省無起送公文今又
自開民人不言武舉之故如曰效忠果係鵠之親兄世蕃
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此滿京士夫軍民所共知如曰
效忠果世蕃之子據當時通狀止十六歲豈有能赴戰陣
親冒矢石之勇如曰效忠斬獲首級七顆有軍民將士未
有斬獲之多者此宰相二孫獨能勇冠三軍遽收七級之

劾如日效忠對敵右手中傷左腿砍破計二月二十五日方在陣中不及一月若委何其身體畧無他恙即能飛探軍情于萬里之、京師如日效忠到　京僉謀發近日病故何以嚴鶴替職之日止告不能授職而又揑添病故之說如日效忠試鎮撫之旨當替况奏捷之功止終本身原無承襲之例如日效忠功次當併見行事例當先奏請何故止用通狀而逼迫同官以行臣訪得原無嚴效忠親姪巢門應用嚴鶴原非效忠之親弟其奏捷皆詐添之姓名其功次皆買奪之首級千計百較神出鬼沒無非做成圈套以為嚴嵩造謀撥囚之情明若觀火有不待智者

而後知也將誰欺乎其歐陽必進嵩之鄉曲陳圭係世蕃親家依阿朋比預為之地誰謂其無盍谿壑之欲巧詐之術發端于嵩之權奸濟成于世蕃之詭譎者尤甚于嵩之惡已無所不至況加以其子之惡中外之臣順之則有喜拂之則有害一惟其言莫違罔不畏之如虎即此一事其他罪狀可勝言哉昨世蕃又封一帖與臣云昨稿明白即上本勿遲盖恐 朝廷因遲致疑等語仰見 皇上所以待嵩者真如股肱心腹未嘗有一毫疑貳於其中嵩亦以陛下待極其隆人言遽難以搖動故欺 上罔下之事公然肆行畧無所忌憚于外今乃自知事出虛詐有干軍國

法與懼日月之明奸宄能逃是以惟恐因遲致疑蹤跡敗露自懷疑而不能安也天地鬼神照然在上其情尚有可以對濫臣竊思　祖宗之法有汗馬勤勞真正擒斬者方准計功陞賞所以鼓舞將士為萬世不易之法紀猶慮有法外之遺奸也又於之以冒功買功奪功之明條行之既久法為甚嚴累朝以來未見宰相之孫送軍門報効者今嵩不惟徇送軍門而且捏添名姓以冊作有是大壞祖宗之法者自嵩始惟嵩以輔臣冒濫于其前是以蔣應奎孫國相以鄉二之臣亦敢冒濫于其後　陛下方追論之內外人心少知警畏今嵩之冒濫若不究正將來效尤

誰復禁乎在 陛下無一毫負於嵩在嵩之負 陛下已
到十分極處 陛下以天地之心尤欲望嵩之不欺臣恐
不可得矣臣與嵩原無夙怨臣雖至愚非不知今默可以
免父子之毒害但功次真偽係臣職掌將來覈覆皆本於
此今日甘為嵩之奴隸則得罪於天地 祖宗得罪于天
下萬世之公議 陛下他日追論其罪臣雖萬死亦何能
贖是以盡言以致彼之害不敢畏忌隱默以負 陛下
官使之責以孤 朝廷作養之恩是忠於 陛下之職分
也嵩見臣之言必設為他說以自辨以激 皇上之怒以
中臣孤危之禍伏望 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 賜[illegible]

使內外臣工知　朝廷之上有森然不可犯之法則賞不加于無功而將士知勸　朝綱整肅國法清明雖隕首亦無恨矣臣無任冒昧恐惴戰慄待罪之至

糾劾誤國輔臣疏　　王宗茂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誌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服從矣頃年我　皇上九重靜拱邑怠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淌牧仰賴　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　彰念度支多方處佩食可足矣能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　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為　陛下之鑒察或為言官之論列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勿疑何以加焉但豺狼

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莠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 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 京師乃四方之極宰執為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而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 中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將敵國孰敢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懇懇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讎而

沮之哉誠以其敵王之明害非理致禍之源悖傷善之
叢深所以自有　國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
雖有明君而爲奸臣蒙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　太祖
深鑒前轍豈罷丞相恐致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
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貪饕鮮恥之行　陛下
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以持　國柄叨攬　朝廷
凡有奏　請多資其判决一惟所降用出其用舍雖三尺
之孫亦霑一　命之榮　陛下付之無以加矣固宜竭其
爾職用酬殊遇尚懼　聖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因
根蒂盤固氣焰熏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黷貨爲長策

以彌縫為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為智巧宿往昔之所戒以為行能賕通萬國究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牆之人使中外嗟嘆神人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攬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日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鑰也總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須要十餘名員管事指

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遇要地不計賍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間多安靜而營求之感其恩者至於歲時皆來叩頭畏償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曹誤鞫少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勝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為饋送即除廣東德安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完至今告償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三桂逃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萬寀私宅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寀恃鄉曲伊親百計求免寀既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即令外官之陞沉不必

稽其器能察其勞考但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疎密是以
方正志謀之士或不得 陛下之用耳此嵩誤負之罪二
也如巳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
財物玩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曰請老爺
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于後愈
出愈奇惟見卓之前椅之後還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
目有一門官窺見其間發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
并金銀溺器很精卓下皆靈巧之物而遂僅於此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分
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准投獻批宅不過恭數闔相府之

後別置空室五間下鑿一丈五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
室皆積石炭煤炭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仟
賞　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
謀畫若以此而謀　國尚何不就之有此其誤負之罪四
也如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籍皆冒伊親名色給
縱水路其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
即細打害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節
督運糧船亦且誤其先過至于閘壩商舟未有免其破碎
即令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闕文者惟在門楼甚絕
上下盖惧狼僕鄉里之擾害也此其誤負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太牢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盖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甚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腊極陸之毛絶域之所産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飲宴九夷四方之待萬有甚于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國家之事皆由于彼也此甚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　主憂臣懼之日卧薪嘗膽之時尚不惟漫無禦備之策尚有來時之索謡云滕子在門前年相逐要錢雖北狄亦聞之可謂　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順之謀乎都人兒童稔聞其黷貨病　國之久亦為謡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禍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善尚積惡之

極孽貫之盈負　恩之死不小負　國之罪雖輕不能假
手於　陛下而但祈假手於上天也為人臣子致人怨惡
之至無可柰何而求乞降于天其恩可想已此當謀發之
罪七也如　陛下近因邊餉多事大倉空虛雖各處　王
府尚有羨積亦奉　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
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　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萬
於　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　國之心當不知何
如為裕　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谿
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為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惡凡
為乾兒子二十有餘其蹤跡尚藏猶可警省以責後效臣

且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汲紹儒之數則其已敗露者也即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者可知也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實同一本之親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 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能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 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悪縱有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于天下者茲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

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繇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浸漁糧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其弱兵如此又安得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襍征誅之酷算及雞豚嗟怨之聲徹于蒼旻是以家之賦稅既有常數而私門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年之器皿五用庫之浮藏豈神輸鬼運哉皆斂之于民而又納之於尚也尚之授受若固有之視

之若不甚惜而又不知藉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哭何偶
之悲倘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而惻矣臣惟邇者各
處地震由臣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近有出于嵩之
右者乎　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而至于
傷　天地之和招怵異之至何取于嵩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
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于
陛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真不如嵩哉蓋　陛下
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于無用祇見其多而為害之甚
耳　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孰若去此蠹財

惑衆之臣以培　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
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奸險足以肆
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為立仗之馬下為　廷梃之鬼則
為退儆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用
之言以賈必死之禍哉是以鉗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
臣為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
責[illegible]慎出位遽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厠當言之路遭遇受
言之　君既知奸慝復為緘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既不
可逭而　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為人而列之於　朝
且無食祿之費矣臣并不知[illegible]薄西山桑榆無幾然一日

莽乎其官則一日流毒于民　陛下為　三皇五帝之隆
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　月恒日升之聖而聽此朝不
謀夕之奸臣不知天下後世將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
非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隱忠苟全養壽命之道何
乃自苦如此蓋既以身許　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
況於毒民以逞誠非細故為邊開釁舞由斯人可隱忍苟
全以貽　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憸人無才不足以動
人主一為所動非踈逖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然進言
在　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　左右要
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吉言浸潤容啓妄　濟刀鋸伏焉臣

亦甚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不知嵩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大一苞或去諸孽安附則所以為竊符之救井石之下者不知其幾也臣既為机上之肉其後不遑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嵩之富惟順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擣衆又何計焉臣父母垂老妻子俱以非不知承徽陛下繼其妻孥之為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甚于天下臣民惟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為戎馬之場且舉家焚燎自縉紳未有甚于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為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于臣之生矣臣以

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嵩之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爲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死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奸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　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當言而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悉果不隨班殺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將嵩速　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訐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幸甚天下幸甚將以吏部爲百官之長四司爲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得以淆其

等鑑不空則姸媸或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根而古
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閒者也寀既以奔
競而爲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
禮私覿明受不辭遂使中外喧駡皆懷共怒號私宅爲金
帛之府闕 京師有小萬之謡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寀
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
矣况塡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竽華秩固宜上
體 一人之憂勞 百僚之式使來 享之遠人聞之凜
然有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猥鄙如此使笑四方何以示
中國之清乎且 朝覲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僞夫必

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日居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

伏乞 勑下該部并將萬案盡為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斯

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蠻方可遏矣臣

感激于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無任戰兢

隕越俟 命之至

察奸邪以清政本疏　吳時來

臣連日伏覩　聖明以邊事為急將各誤事之臣究問大小臣工無不忻躍昔舜四罪而天下咸服文武一怒而天下聚安正　聖明今日之聞也夫邊臣剋剝軍餉以餽執事之臣罪也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交結通同上欺人主下壞邊防探其所自厥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臣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不以告是謂之上負　天子也臣不敢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夫之耻宋臣呂蒙正尚以四方無事為賀朕自卜相識之盡人問其故直以為我無他能可見惟知為　國求賢使文武各

稱其職而已今大學士嚴嵩政已十二年若謂文武進
退悉由吏兵二部則輔臣不當下侵其事今既下侵其事
而引用匪人以致蠹 國害民邊事日非誰之過與嵩年
已耄志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心滿無所他望唯有黷貨
之心不自厭足私令其子世蕃入直托言書寫干預 國
政擬票揭帖盡出其手 旨意未下先以傳播人口世蕃
亦每每先以示人不知辭避嵩對人言小兒之意如此
此臣謂 聖天子明明在上嵩獨斷即有一二謀及宰
執嵩宜自竭其愚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自當
避嫌不應類覘幾微以市恩賊人于外也濫引伊親萬宷

為文選郎中方祥為職方郎中彼此為奸賄賂公行吏部
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兵部推一官
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世蕃何曾有忠報之
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父以忠於 君上哉不
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不論他趙文華嘗所引用也
往浙回時將銀二萬兩銀絲帳一床送與世蕃姬妾二十
七人各金銀首飾一副世蕃猶以為未足文華告病疏竟
即世蕃為之者非 聖主聰明在上文華且馳驛榮歸
矣張經之被逮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
止將銀五百兩送還經弟張中洲名曰路費夫經 朝廷

之罪人也若非先前受其重賄死後何為贈以賂貲乎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經且豈保首領矣王汝孝薊州失事將銀三千兩央檢討梁紹儒過與世蕃亡問重罪嵩有給事中袁洪愈劾去紹儒特畏世蕃不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揚巡撫即行吉安府將銀三千兩送至其家赴淮不及數月賊報方急而克廉果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燈乞要久任蓋指克廉特未顯言之耳楊順誤　國欺君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亦廕其子既送監讀書又為錦衣千戶及百戶乎人言順賞一次順共銀二萬兩方祥以職方司承行亦得三千則三萬又多必無疑也臣

恩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膽

子之典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以誤 陛下

也若嘉會修邊冒破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驟陞

三級況於三子乎人言嘉會將修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扛

送與文華轉送世蕃曾被尚書萬 而折其事今御史萬

民奏言其鑽刺結援蓋其所結非世蕃而誰臣思 聖天

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以膽子之典濫加

嘉會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因以誤 陛下也夫為

朝廷弭盜安民於外者不過文武諸臣然而以督撫為尊

朝廷之激勸人心者不過曰賞曰罰然而以名器為權今

惟賄賂之行可以免罪可以脫身又可以陞官於于亦何
難于剋軍民之膏脂以博顯爵而復縱于任事任難以為
朝廷圖久安之業者哉邊事之難人人知之若其難必須
自盡其力不能則繼之以死又不能則宜自度罔效以聽
其罰于　朝廷但不應權其莫大之罪以竊非常之
恩今日陞官明日於于欺罔　天廷一至此極也今之軍
民貧困極矣謀　國者既乏長策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掊
剋而又酬以陞賞之厚也焉是其賊之來以為市也不亦
深可痛哭流涕乎故今邊事之不張由於軍民之窮軍民
之窮由於上官之貪上官之貪由於謀　國之無人核本

塞源之喻頌　皇上察之也昔楊漣勳業俱可稱述其子
以事受誅家藏十萬金今嵩之貪污不比楊漣而世蕃之
狠過於楊因每月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斥道路絡繹不
絕其果何所從來哉嵩家方祥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百
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也伏乞　勑下九卿衙
門提鞫如果臣言不謬將嵩放歸田里以全　國體世蕃
肆諸市朝以正　國法庶幾　天討彰而弊源清將內順
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挺揭古今於南倭北虜無難矣

亟處大奸巨惡以謝天下疏　張翀

臣自幼讀書知　君父之恩天於天地每懷忠孝欲報
明時耿耿於中久矣臣自二月以来病卧在床殘喘將報
甚急錢糧空虛至極　皇上廣求所以備邊禦虜之宜久安
長治之策臣因扶病強起感激泣下曰　聖明求治如此
之勤殫其愚忠之切而下有奸臣邪臣負　國恩使　朝廷
美意不能下究今天下臣民徒痛入骨髓然皆畏彼之威
愛已之死不敢言臣又畏其威愛死亦不敢言其自為計則
得矣其如　君父之恩將謂其子之意何哉乃敢焚香具疏瀝
血陳懇誓布赤心仰望　天聽俯同主聖則臣直幸

陛下察之憐之臣按大學士嚴嵩 陛下任之甚專優之甚厚以貴則位極人臣以富則貲誇天下錄其子至工部侍郎錄其孫至錦衣中書賓客盡發顯要親戚盡衣青紫古今以來可謂極崇遇矣犬馬尚知報主而況人臣受知君父又極其優渥者乎哉 恩且不暇而又況恣行貪險大壞政事乎臣不暇歷舉姑以今日邊情之所以急錢糧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本于嵩所致為 陛下陳之何謂邊情之所以急 國家所恃以弭醜虜者在於邊鎮而已苟邊鎮諸臣皆由公道推舉各得其人則必能留心邊務何至今日惶惶哉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

甚者由賂賄所得方其未推之先既不論其才但關節通於晉若該部乃收以其名上及其既推之後俱不論其功但問安動於當者該部隨即以其名陞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當也托名征勦者非實征勦以餽當也賄賂一人或借以為功或謂入為道復受全軍得以旋于殘殺平民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吾徒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甚為廢壞如此則醜虜安得不擾各衛安得不困耶臣竊為當不能無有當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能為也何謂錢糧之所以乏 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自收之戶部而已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需當

不重責帥例似亦宜用卹至今日大壞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為事故取之私家必剋減軍餉朝出戶部之門暮入奸臣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歸嵩矣臣每過長安街即見嵩門下無非邊鎮承差齎銀絡繹日以十數計未見嵩先見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見嵩家人嚴年即嚴年之富已至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 國嵩欲何為耶縱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為所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竭四方安得不窮也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

餉亦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柰何今日之人才又為議論所敗壞無有底止乎蓋自彼輔政以來不顧　朝廷名器為紀綱所在惟知私家囊橐入関鑽遊之門其于世務又以市井無賴之資藉父虎狼之勢凡百貪惡皆入囹近不公故一時無耻之徒如梟獍腐如蛆蚋穢或在內也則闕為改官終日干請于私第或在外也則詐為遞秩終歲打點乎　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奏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與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至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然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恥禮

義盡為邪所敗壞一至於此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忠貞為　國愛民憂時耶臣竊謂邪不除則人才日下人才日下則理財禦邊終不能為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為其所壞如此　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奚益哉雖然不但已也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正其才足以濟惡附己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己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也既不敢言然後益得以恣其兇惡無所顧忌忠義之士安得不悒悒激憤深長之憂也臣嘗讀宋史至仁宋之朝夏

蝀在位當是時元昊陸梁女直犯順于是歐陽脩論奸邪傾險懷詐不忠仁宗遂罷之蔡襄言於仁宗曰陛下罷竦之日士大夫賀於朝萬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夫退一巨奸使人心踴躍如此則忠義奮發群策畢舉又何憂乎元昊女直哉今　陛下聖神剛健即堯舜禹湯文武豈宋仁宗所能彷彿其萬一如襄者亟出奸臣趙文華當時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咸服　聖神明見萬里以為太平盛事今嵩者又文華十倍歛怨已深不可不亟處以謝天下者也況今虜騎縱横東南未靖府庫空虛天變屢見正人心恐懼之際若不先因其怨惡速加

罷斥則不足以謝天下又何以鼓舞忠義責其成功哉伏
乞　勑下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如果臣言不謬即　賜罷
斥則人心歡悅猶有過于蔡襄所云者沿邊將士不戰而
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清邊防立見其固錢粮立
見其足人才立見其正矣區區之念惟知報　主與嵩素
無怨惡豈不知言出禍隨況臣孤身萬里抱病且又少加
譴責即性命不全母老妻幼流離異鄉豈臣之愚不及此
哉但思古人忠　君愛　國凡有益于　社稷雖捐生為
之臣以是惟知　君父之恩為重惟平生之學為重而不
遑惜其他也惟　陛下察臣之心　赦臣之死罪臣不勝

悚惧忐惶之至

早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一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勢脅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謫外調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以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以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天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者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避而日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況臣官居兵部以討賊為職若不早於[illegible]

於　社稷人民者有[illegible]嵩[illegible]人[illegible]

誤　國殃民其[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方今在外之[illegible]

慮為急在內之賊[illegible]不若[illegible]之[illegible]

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illegible]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

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illegible]賊[illegible]請[illegible]

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

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言其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嵩

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撫飾之巧而反以反誣言者

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illegible]寬容留之　恩而圖為改邪

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于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可也

異常之變而益務其彌縫之計 因 皇上之留而愈
恣其無忌憚之為衆惡俱備肆無 絕雖離經叛道取天
下後世之譏罵亦有所不顧矣焉 欽惟 皇上敬天之誠格
于 皇天 上天恐妨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
警告去年春雷久聲正云矣臣謹 按然臣莫大于嵩而專
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旱 有亦占云下有叛臣
夫日叛者有非謀反之謂也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謂之
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过于嵩 者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
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于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
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恣怠且孤矣不意 皇上

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 君之十大罪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 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 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百官禀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 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

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有前丞相之尊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無丞相之下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父嵩惟知專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　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黜之

皇上有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
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
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躱避嵩亦尋別本帶出 旨意
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 皇上之罰
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
之威甚於畏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
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腹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
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

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
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乎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 皇上初無
此意此事是我識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
于己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
十册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
之善盡出彼之擬置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
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寓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
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

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原是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灝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覓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贊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也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文熟懶僻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愴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

蔣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進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竊父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 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益深恨嵩父子竝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

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奏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呈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得病回 京得掌後府印信許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例既作倣效成風將應奎等

令子冒功者死發邊衛造者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將領之子以資冒陞則劾之在賞罰自人所共知科道乃不一劾焉然爵賞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 朝廷之軍功在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以前為事率任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猖獗之時使倘少有為 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嚴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嵩自嘆以為長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遂先發如不

捐含互相誹謗以殺初黨之跡以該一　皇上之明然不知
始而逆黨之所以敢肆者恃有當事終而當事與逆黨之所
以相交者知　皇上有疑黨之心故皆目是為房者逆者黨
也而受賄引用黨者則當與世黨也使非當與世黨則黨
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上下暨受上賞進不得受
顯戮與逆之罪惡又出黨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
也崇禎二十九年湖廣孔　宗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
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乃部尚書一孜顛問計
于尚書非力主剿戰以伸　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
可也乃曰京師與逆上下不同逆上之敗猶可掩飾此之戰

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輦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輦問我此擒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嚇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

黜陟者　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

罷黜何蒙　聖明洞察其奸將懼豈留用夫應豈乃
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
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
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
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矣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
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
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
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善類為之一空
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

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閹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閹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閹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職效

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閹爲事將官納賄於閹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逃亡爲甚有司既納賄于閹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閹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閹殘虐之害乎若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

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姑為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謟諛以欺乎　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尚乎貪

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盖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惟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歎戲之聲遊觀燕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

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
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
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
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 進呈本內情節嵩
皆預知計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
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
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
嵩既內外彌縫國家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
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

雖有忠直之士親睹親聞藏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緘
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分宜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居
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借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心膂此其奸三也厰衛既為之親
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 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
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嵩門
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
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
京使知其罪而不得直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

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啖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向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忽於負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惧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

番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管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竄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誘怙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刼然於　皇上亦

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亦畏葛之威亦不足怖以
皇上聰明剛斷纖悉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葛
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
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 國之有葛猶苗
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
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爾來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 賜優容姑待之恩
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
見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
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豈復今職方繞一月臣雖至愚

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顧 皇上所以再生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況臣杜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痒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猶有嵩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使臣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 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 朝廷可清矣
將見胡虜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嚴嵩之誅必畏
皇上之 聖斷知 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
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
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係俺答之頸梟吉囊之頭
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虜患何憂其不絕
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
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
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
荷 皇上再生之恩不能不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早除元惡以圖安攘疏　董傳策

臣近見北虜寇邊財用詘乏屢廑　皇上宵旰之憂至發帑藏濟急　聖意所嚮遂令言官糾劾邊臣累下　明旨究治此誠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敢於故罔皆由輔臣嵩之主持而言官所論未有極陳元惡之誤　國者臣側耳數日寂無所聞豈皆畏彼之中傷而愛身惜死故寧負　陛下而不敢者耶臣知　陛下之英明神武非不洞燭其奸特以輔臣尚為優容令自悛改而嵩怙不知警省　恩眷日深不思主憂臣辱之義益肆誣上行私之奸在位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諸

曹又不能言 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不忠至此臣
竊私心痛之 祖宗舊制天下事許諸人直言無隱況今
有 君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肝瀝膽條列嵩之大罪伏
惟 陛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責在督撫諸將官督撫
諸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得人之死力也今户
部所發歲不下百萬至為一切苟且之謀日不暇給而諸
邊臣尚猶結深嵩心以求護己之敗所請財賦太半入嵩
之家或以數萬行閫內轉或以餽將吏擾役師展轉餽送
殆無虛日遂令軍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贍虜至閉城任其
得利而去嵩為元輔匿不以聞 甚至邊臣已罹法者嵩猶

受其賂遺曲為掩護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此其壞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之而嵩挽部事賂賄公行選司注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塡發將官求推善地動輒倍剋軍士以充饋獻如近歲萬寀為文選方祥為職方皆嵩之至親擇為心腹順指氣使不異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家之謠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

大工既建財用不貲識者盖以民力為憂而嵩猶乘機侵剋縱欲無厭採木侍郎劉伯躍係嵩同鄉行移動支贓罰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嵩家前後累至數萬他欲築堡修城之費嵩悉皆假公營私而獻諂者又甘為浸潤或因而櫰

入私囊遂至月破日甚講求無措夫天地生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　公帑又不在民間其在高家可知也　陛下試令人查檢高家恐當有富于帑藏者此其蠹　國之罪二也趙文華罪惡滔天賴陛下英斷斥之使去而高猶恃乾兒之愛所得囊槖鉅萬盡寄高家蓋造大房居　皇城之西巔壓上游而高擅收入巳畧無顧忌遣令數人護送文華南還北至徐州即駕座船恐嚇州縣私役民夫及支供給費高之敢護私人類如此此其樹黨與之罪四也天下　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高家動以千計勢不得不陪尅民財民財日困則高家日

嵩絡繹遣人觧回江西動起關文騷擾驛遞有如狼虎所至折乾要索綁縛官吏莫敢誰何此其騷擾驛遞之罪五也自嵩貪饕不顧一時嗜利無恥之士盡出其門昏夜乞哀或以五六千求改要地或與七八百與選士風大壞官箴日夜緩急不得賢才用而嵩猶得洋洋坐政府自謂得計回視要地皆彼心腹莫敢出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亦不得不隨風而靡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醜很成患階徒以嵩之奸邪善能變眩名實擠人死地而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入市攫金逆迎父惡怙不為怪一時臣子非黨嵩父子之舉即畏嵩父子之奸誰肯為

陛下言者臣待罪刑曹但詰奸懸平生讀忠孝書豈甘闒
致身之義久矣臣豈不知此跡一入縱 陛下知臣忠直
而遂忤奸臣之意一有譴責豈可幽節致死况臣羸弱多
病尤易傾危加之以親老無子孫立異鄉寧不自惜但有
感於 聖明在上何奸不燭而諸臣患得患失動以及身
之禍自誘有 君無臣誠可憤慨臣故不論一身利害冒
昧上陳為天下蒼生懇祈 明主速 賜乾斷以求安攘
實効臣之微軀何足惜哉倘蒙 俯垂採納乞 勅九卿
科道官從公會議數嵩罪狀取自 上裁但令解柄放還
即天下蒼生受福而 陛下勞心焦思不為無益將見入

心發憤思奮三軍之士氣增百倍而黨惡漸可消除賢才漸可效用邊防漸可修舉官爵漸可愛惜　國用漸可充積地方漸可寧謐矣臣不揣疏賤發自忠憤伏惟　聖明憐察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貪橫權臣欺　君蠹　國疏　鄒應龍

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以榮其身以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恤其私而廕及其子若孫焉復為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焉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為之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答萬一也而況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不為之切齒痛心也乎此臣所以不避鈇鉞而敢披瀝乎　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承　蔭命歷陞清要位貳冬卿　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為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

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 國法臣不服一一悉數其罪謹擇其尤者一二以瀆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之典也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由己物廣致賂貽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至于陞遷也亦然其缺銀若干其缺銀若干群衆相競則價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勳司缺主事凡資格相應者豪就而謀之如群兒爭啖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令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治元者本以富家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爲之通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

賄之數有符昔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
嘩然醜聲日甚本官尋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京官之
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棄也夫是以往歲河南
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
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蓋指洽元而言之惜乎不
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有
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攜八百金乃稱
貸在京賈人一千五百金託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
世蕃竟除此官于是吏部大臣多有面斥其非若鴻業則
惶恐自失事遂寢于同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

然此算不終無也竊念　京師借貸利半其本如此官者
計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柰何不取之民而誰取乎夫即
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歲時及父子
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餽贈遂為定例略不見疑然則世蕃
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
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文龍者有伊子中書嚴鵠
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
尤甚蓋由主人勢焰熏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為道號
與士大夫相往來歷年黷貨何止百十萬金往歲大學士嚴
嵩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為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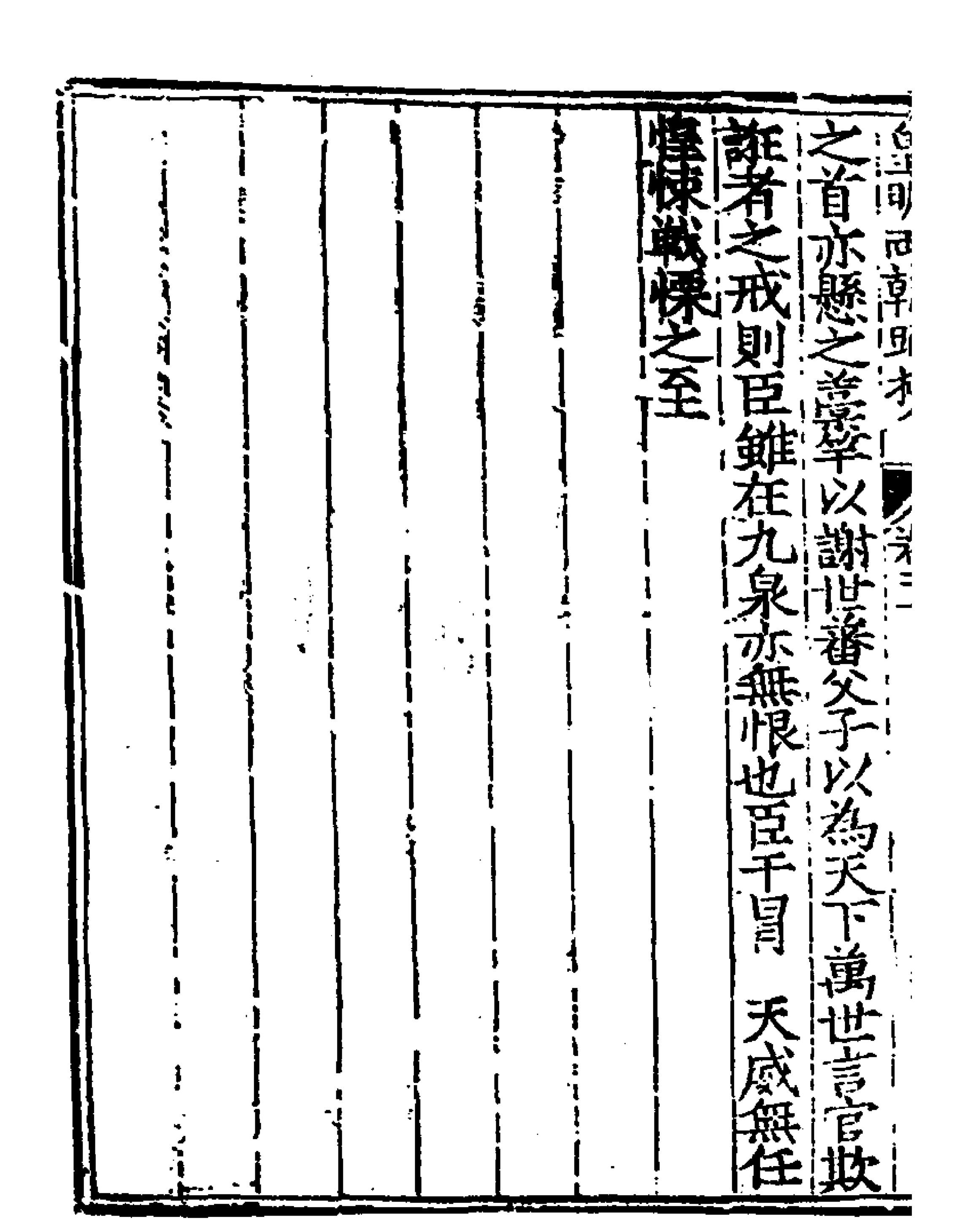
如那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用
強猾買人田准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價銀纔得
十之四五而已剝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
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斯之謂與夫世蕃黷貨欺 君不
忠莫大焉然猶有可議者徒值毋夜侗應同籍荷蒙 皇上
軫念伊父嵩年老 綸音留以侍養 命其子錦衣衛鄒
指擬命將嵩遞送及夫為世蕃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
道可也夫何一聞 成命遂喜不自勝語彼同類所為不
道惟恐身去彼人指摘且縱淫倫安已久亦不任行故游
辛應淵從德也故雖然家居明示謝客陰通賄遺掀要滿

前此欲竟夕今一月已有而偷心不悛昔人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者豈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于鴟沿途取索郡邑為空恣意鞭箠民生塗炭此其為心何如也夫今天下水旱頻仍傒屬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者正由世藩父子貪淫過甚為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骨以奉彼之欲以償已之費而後已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奏　吉斥貪墨荷蒙　皇上聖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為罪首反不與焉何則彼父子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搖動掣肘言之自取禍殆故人不敢及之耳比臣待罪行人

原無言責今蒙 聖恩擢以言官尚何愛惜一死而緘默苟容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乎茲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鄙夫謬膺僉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 上行私明開請託之門汙同利賄阻塞忠良之路狠似豺狼項元治一王事也乃受金一萬三千則陛京堂者所獲之多具見潘鴻業一知州也必用金二千二百則與方面者所費之数可知任中書羅文龍為腹心自目之曰此吾弄臣是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人嚴年之主使人稱之曰鶴山先生是童僕之賤亦爾尊榮一歲而生日禮節序禮各官之解送魚胃珠聯一季而茶果儀問安儀各處之饋遺手

輦轂識逝遐珍奇寶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為之長嗟奪古田地房屋左右侵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僭擬王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斂無遺時事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惟貪不孝不忠大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亦願臠其肉而泄其憤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罔之罪此臣所以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 天聽也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 國厚恩植黨蔽賢何有弼亮之度招權納賄寔同市井之為庭訓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其背先賢格言專擅選官輒犯 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

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叨 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母喪爲奇貨一路恣意需索郡邑因之騷擾逞錦衣官爲近臣百官極力承迎豪僕爲之喪氣此其毛頭鼠輩亦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蒙 皇上俯納臣之愚忠 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嵩等或姑令退休或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萬世爲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群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 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寧聖化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



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世番父子以為天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則臣雖在九泉亦無恨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亟懲暴橫武臣以伸 國法疏　　浦鋐

天法者天下之公所以禁暴止亂懲奸治惡自古人主制馭臣民之柄惟此而已雖親舊不可以徇雖私昵不可以屈者也以徇則國事不兢人將玩焉而不知所畏以屈則國法不伸人將忽焉而易有以犯何以爲轄寧人心之具哉臣近見點閘京營官軍給事中王科御史陳寀各舉劾武定侯郭勛貪濫事蹟續該刑部題覆皆按其事之侵欺有實跡科索有實跡賣放有實跡役占有實跡藏匿奸黨有實跡貪橫壞事剝削害人匪涉風聞而已使勛有一於此法亦不可廢也況罪惡充溢尚可以僨守人皆謂勛

之敗露如此法必不容以狥矣　陛下之於勛法必不容
一日少屈矣　聖明之下将必㮊勛貪暴置勛於法上以
伸嫉惡之公論下以舒抱恨之軍士而治道一清也不意
陛下因勛奏辯而復寵以　温旨於刑部題覆奉　聖
旨郭勛具本奏辯已有旨了臣等聞之不勝驚愕繼而給
事中鄭自璧等交章論劾譴責不加人心皇皇皆謂　陛
下處勛若此公論安在哉　國法安在哉臣等仰窺　陛
下所以優容之者将謂之使過歟觀勛奏辯奸欺之詞上
眩　天聽任悖之氣不恤人言略無悔悟益滋驕横必無
自脩之日矣法猶可貸乎将謂之有誇歟若不置之法司

勛臣賢之心跡無以自白言者之指實反坐虛誕在勛
不知感恩　國憲從此一隳矣法可如是乎將謂其勳戚
與國家之法功臣有犯不過曰議親曰議功而已未嘗少
廢焉可以勳戚而廢國法乎　陛下天地之量藏垢納污
將以尚全勳臣也尚念縱惡長奸害治不小況勛屢被彈
劾雖靦顏三軍之上尸位於旗鼓之前使其少知廉耻必
忸怩不寧庭布不得號令不行戎事從此不競矣正今日
所當亟懲而不可少貸者也伏望　陛下攬日月之明奮
乾剛之斷思　國家之法不可廢思豪強之臣不可縱
思臺諫之言不可不信思京營之任不可不重將勛速爲

總治毋事姑息仍選勲戚忠勇者代勛之任其被劾事情早　勅法司逐一研究使勛詭秘情私得以盡暴貪横惡跡不容少隱庶法行而公道昭明議息而人心震疊貴戚從此不敢肆豪横從此知所斂數年軍士怏怏之憤可以少舒　國家昭昭之法得以少全矣

糾劾狂悖武臣以正紀綱疏　　張景華

臣切惟人臣之罪莫重於不忠大臣之罪莫重於欺罔
朝廷設分職盡欲其勤恪綜理以翼贊政治人臣自處亦
欲委身忘家以求無曠厥官瘝厥職耳若立黨比報恩怨
且受人之頤指氣使此不忠之大者危亂時事也曾謂
聖明之朝有此哉近該巡按山西御史馬錄劾奏武定侯
郭勛寫書屬託等情勛具本認罪自合責己反躬以圖改
悟傾乃飾非强辯略無恐懼修省之意反假借議　大禮
等事欲聳動　天聽且旁及臣等前日論奏或受人之佐
使是何言之謬妄哉邇者會武宴勛臨時又爭論坐次內

外臣工皆惡其驕亢臣監試亦得與宴席之末惓惓以循禮尚讓舉正其失亦將以盡言官之責耳而勛謂臣受人之佐使是何言哉山西五臺縣納粟指揮張寅被人訐告用妖術惑衆等情拘繫在獄盖地方一重事也必細加審訪而後可勛輒敢與之寫書屬託御史馬錄據實論劾亦盡其言官之責耳勛亦謂受人之佐使是何言哉臣材薄劣叨蒙 陛下選授此官謂有耳目之寄若持禄養默遇可言者顧忌推避而不言其為身謀則巧矣如 國家之事何言官之職何勛具本名為認罪中間全無引咎負慼之言反喋喋遠指議 大禮曾激衆怒而誣臣等受人之

佐使是蓋隱然用黨之一字欲以動　九重之聽以中臣
等之禍以釋私憾以立己威耳認罪之意安在哉古稱黨
之一字可以空人之國勛無乃欲蹈其酷轍耶其雉猜陰
狠亦甚矣仰賴　聖明洞燭其姦奉　旨有曰郭勛既從
實認罪服　天語嚴重似自足以折其驕而奪其氣矣臣
不敢泛及姑以勛偽託一事言之指揮張寅係納粟官蓋
富者也遠在千里之外非其三族故舊而勛稱與之素識
若平時無大饋遺能動之耶勛係　近侍侯伯不避嫌疑
公然交納外郡無籍之徒而為之犯大不韙寫書求解若
此時無重賄以饜其心肯如是動作耶觀此一事貪鄙之

迹顯著矣若交不以富其或有他術可以動之各處姦巧富財貨欲依憑聲勢遠來投託者或不獨張寅一人而已張寅事情　陛下責付撫按官審問果無妖術惑衆重情則已脫或有之不知勛之罪又巧將何說以解之也臣待罪言官得報見勛所奏中有佐使之言駭懼無措不容不辯傳云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陛下深念功臣之義隆權重祿而功臣或不能盡體　陛下之心觀勛之心奏詞大肆欺罔可見矣事　上如此處官屬軍士能得其心哉如蒙伏望　天語嚴加戒飭仍革去提督之任別選老成有器識者代之或防微杜漸之義也

姦佞大臣巧辯誣罔疏　謝瑜

臣以菲才謬承遠役雲貴去京萬里而犬馬戀主之心未嘗少替每見邸報進一賢退一不肖必舉手加額想見太和盛治也頃見邸報禮部尚書嚴嵩一本懇乞　天恩亟賜罷斥以免人言事奉　聖旨卿疏內云為人臣於今時必使主孤立自勞率皆觀望禍福此言已盡矣不必復辭避可盡心贊朕以副簡任吏部知道臣覽其奏詞不勝駭汗不意嵩奸無賴乃至此也夫嵩之黷貨無厭天下所共知也拾遺論列　朝廷之公議也　聖明臨照棄短錄長不加譴黜宜仰思　天眷俯惜人言省躬自咎以蓋前愆

却乃肆巧佞之詞為誣激之計若是乎臣嘗見嵩先該御史桑喬劾其贓汙輒肆辯論續該給事中胡汝霖劾其飾詞强辯有傷大體奉　聖旨是今後大臣被劾着省已不許强辯　明命赫然宣朝多有念况考察重典拾遺公論今嵩與刑部尚書周期雍各為詞辯實違　明旨且嵩之詞以贊議　明堂配　躋南堂為諸臣所嫉何其誣罔之甚夫　明堂大議斷自　宸衷渠與南巡由於達孝此普天率土所共聞所共仰者也當時　請爵數臣見其細而昧其大曷敢以　陛下為慢遊而歸於禮官輔臣嵩何為此言乎又其所云必使　人主孤立於上尤為深巧夫

大小臣工智識才力各有分限其奔走效竭以受知於上
則人人所同寧有不出身任事欲 陛下孤立於上蓋
假此以揚己功以激 聖怒以箝衆口云耳豈其自解之
本心哉臣向遠方不知科道論高者何事但素悉高之為
人其可論尚多豈其舍此而言彼乎往年繹字生之選濫
賍濫數又令公賂權要聽囑有是貪以自處而以貪奉人
為張以此自解於公論乎各處 王府皆 陛下懿親為
陛下臣子者當以諸公事之每事必索重賄賂少者巧
為阻抑賂多者巧為彌縫昧理犯法莫此為最名曰清曹
實乃賊府王府科吏項頭動以千計推此可知弊雖相沿

而嵩之為尚書也遂甚嵩能以此自解於公論乎齋　詔
人員差有資序嵩則受金納餽有以土宜價值十餘兩者
餽其子奪該差者以與之又有價重者又奪彼既與者以
易之以致各官面詰不遜傳聞於萬里之外嵩能以此自
解於公論乎其甚者令家屬賤買沿途童女擇其惡者待
價而轉沽美者教為歌舞以自娛縱慾敗度豈宗伯大臣
之所為乎嵩皆不以此自反而邪佞誣罔所解非所劾所
劾非所解臣實不意其姦邪無賴乃至此也又其所云競
相詆訾以為迎合希寵夫迎合希寵鄙夫事君之常態嵩
嵩不免特　日月大明之下無所容其迎合已矣　陛下

先朝之三公得爲皐夔稷契一德之臣方可以稱濟濟之
盛如嵩[illegible]百般[illegible]無補於陛下之孤立也說者咸謂兵部
尚書張瓚[illegible]而復求本兵而操天下之兵禮部尚書嚴嵩
貪而狡狠不禮而操天下之禮歟　君誤國則一也宜其
莫逃　聖鑒而任用不替者必　陛下真知其智識足以習
事取其才而略其德嵩嘗亂以貪墨非　聖主所惡日益
汙濫而一時中臣亦復以廉靜非今日所宜競爲貪婪剝
膺婿邇寵賂彌章昔宋臣岳飛之言曰文臣不愛錢武臣
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今日文臣愛錢自大臣始之而不愛
錢之文臣無所容武臣惜死自大臣道之而不惜死之武

臣無自見軍民倒懸朝然而夕更急風俗下趨歲異而日
月不同欲望太平也亦難矣如臣狂瞽宜不足聽昨者禮
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霍韜辭秩一疏其略云今日生民不
寧火發屢見由貪酷有司召致也有司貪酷殃民病國由
大臣濤漏其身徇蔽其心陰為黨護也邸報脫誤未詳所
指謫輔導大臣言必有據　陛下面質以求其人可得已
今夫郡縣小官犯贓或三五錢或數十貫必繩以法而大
臣很藉鉅萬置不以　聞其所舍豺狼而搏雉兔也縉紳
之流聞萬此奏莫不忿其臣姦惜其大壞懼其陰傾相視
竊歎　陛下責臣以言復隱默觀望罪有餘死矣伏望

陛下特降　勅旨將嵩痛加切責使之改心易慮以答殊
遇猶冀改德於今日若復為　溫綸彼益恣肆將不知其
所止更望　陛下特命廠衛五城緝事人員將在京賫送
金幣賄賂權門者併外官差人潛伏　京師守欽營隱者
密切訪拿根究重治亦可以塞其流太平可臻至臣無任
感激昧死　上言幸賜俯察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亟罷貪暴大臣以隆治化疏　　鄭洛

臣竊謂　朝廷設官分職必得廉潔慈惠之臣以充其位而後無疆之治可成臣子擔爵受祿必懷廉潔慈惠之心以業其官而後匪躬之忠可盡況大理寺卿職專審錄刑名刑部侍郎職司脩明邦禁使居是官者不得廉潔慈惠之臣而以貪暴之人參於其間則任情亂法必無敬忌在表之實何以責其用法平恕推廣　聖天子欽恤之至德哉臣竊見大理寺卿萬案本以鄙夫濫居甲第其貪汙情狀不能悉舉姑自其任文選郎中也不知奉公持正乃敢鬻爵賣官以陞授為貿易之資以吏曹為壟斷之地每一

開選也不論人品之高下納賄多者即授以美官每一推
陞也不拘資望之淺深餽禮厚者即遷之要地布政而下
巡檢而上陞遷送銀各有常例或選北部或選南部前後
次序任其那移夫萬宋貪鄙之狀率類此先年南京給事
中傅鳴會等曾據實論列矣惜其糾劾未盡是以荷蒙
聖慈容留辦事為萬宋者正當痛改前愆以報 皇上浩
蕩之恩可也顧乃既離文選猶縱前非假親識為誆騙縉
紳之計借舊官為打點過送之媒與原任文選司郎中萬
虞龍結成黨與拜為兄弟虞龍陽示清謹宋則陰與通同
虞龍猶欲彌縫宋則肆無忌憚如上年聽選舉人劉後謀

選高郵州知州用銀千兩託宋爲之轉送均分名曰打點今年五月內劉俊自高郵州用船一隻載五加皮酒百餘罈銀五百餘兩亦宋爲之轉致均分名曰謝敬此何爲者耶故民謠有文選大萬萬小萬萬之稱其納賄之實即此益可見矣京衛經歷李廷孚宋在考功時舊吏也過送素熟今尚託其通同關節省祭官陸鰲宋在文選時火房也心腹日久今尚潛住宋家管事又何爲者耶故民謠有萬宋內有陸外有李之稱其貪鄙之跡即此又可見矣夫宋之貪鄙不悛如此以故吏部郎中周良寅之壞選法張九一何海寔之彼論劾皆宋有以倡之而宋之惡視三臣尤

甚然三臣已蒙 聖斷絀罰矣衆猶肆然於堂卿之位焉
況大理寺卿職專審錄天下刑名為責甚重以是人而居
是職安能明慎平刑而使天下無冤民乎刑部右侍郎鄢
懋卿本以小人濫叨名器其殘暴之狀不能悉舉姑白其
奉 命督理鹽法也不知潔己奉公乃敢肆行貪暴張
燄以陵辱有司假威權而剝削竈戶每一駐劄則有司之
參謁者繹絡連千里之遠歷費何啻萬金每一下程則堂
階之羅列者狼籍備百物之多暴殄真為無算以憲臣巡
歷而內眷同行何關節不可通以總都出巡而家僮滿載
何賄賂不可入以故兩淮之鹺例肆萬餘金則商人黃煥

等科派經紀周仁等管收知事龔廷瑞等押送俱有踪跡
可指犯人王鐵吳章之送銀三千餘兩則千户杜詩阯執
主簿吳道來引進門子徐熙逅送各有指實可據場官送
冊稽遲無大罪也責三十而即殞厨役擺酒不整非大過
也責數十而立斃矣懲卿暴戾之實率如此上年南京御
史林潤曾指實論列矣惜其糾劾未盡是以荷蒙 聖慈
不加罪譴為懲卿者正當痛改前愆以報 皇上浩蕩之
恩可也顧乃自知物議難居憲職巧於鑽刺即轉亞卿及
臨政而法律不明專事深文鍛鍊看堂稿而情文未諳惟
知胡亂駁行聞其司屬呈稿皆苦其苛刻不情是以各懷

疑畏事務之就延亦衆則懋卿之暴戾即此又可見矣夫懋卿之暴戾不悛如此矧揚州　畿輔重地被懋卿之苛徵殘虐者富家日以貧貧家日以竄其爲百姓之流毒元氣之殘壞亦甚矣今尚肆然於亞卿之位焉况刑部侍郎職司修明邦禁爲責甚重以是人而居是職安能哀矜折獄而使民自以無冤乎臣一介草茅叨登甲第非不知言忤於人怨叢於已但此二臣者宗則極貪而行之以狡懋卿則極暴而濟之以貪均之　清朝之壓穢縉紳之稂莠也臣縱不言人將言之况臣待罪言官既有見聞豈容緘默此臣所以竭衷冒昧據實披瀝於　君父之前也然

大理寺卿萬采刑部右侍郎鄒懋卿一則貪婪存心一則狠毒成性賣官鬻爵士風之敗壞萬采居多肆惡殃民元氣之殘傷懋卿為最天理之良心既皆喪矣矜恤之至意又何望焉考其素履之實俱為假虎之狐論其見任之官均似乘軒之鶴此二臣者所當亟為罷斥者也再照原任文選司郎中今陞太常寺少卿萬虞龍既司選法不守官箴雖陽為清謹而賄已潛通雖自欲彌縫而人亦敢露論其貪雖非萬采之極甚也核其事豈為文選之當然此一臣者亦當併論以示斥罰者也如蒙乞
勑吏部都察院細加查訪如果臣言謬妄指正為邪即將臣治重罪以為言

官傷害正人之戒如果臣言有據或物與情再乞 聖斷將案與樊卿亟為罷斥慶龍重加黜罰別選廉潔慈惠之臣以充部寺之任庶黷貨殃民者知所懲戒百僚有師師之風奉公守法者有所觀感至治底無虧之盛矣臣下情無任激切戰慄惶悚待罪之至